

3-358



爾 吉 邱
錄 憶 回 戰 大 次 二 第

冊 三 第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邱吉爾第二次大戰回憶錄

第三冊

邱 吳沈萬
吉 澤大良
爾 炎銓炯
著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初版

(974190)

邱吉爾第二次大戰回憶錄 第三冊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Gathering Storm—

定價 國幣肆元伍角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原著者

Winston Churchill

譯述者

沈大銓 吳良燊 萬炎

發行人

朱經農 上海河南中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 有所權版 *
* 究必印翻 *

決心號
沙堡利納斯
每日前鋒報
狄尼亞
狄南特。
貝雷
貝爾
貝特薩摩
那維克
那摩爾
那魯河
里加
里姆斯
里巴瑞半島
里約·熱內盧
里奧·克拉羅號

亞格新
亞運對
亞歷山大
亞克爾斯魏
亞哲克斯魏
亞爾塔特運河
孟納海姆
帕拉魯內特
拉伐魯(地名)
拉杜羅
拉杜羅湖
拉華爾寶第號
法倫渡
法塔第

八

Resolution
Shoeburnness
Daily Herald
Gdynia
Dinant
Marshal Petain
Captain Bell
Potsamo
Narvik
Narvik
Narvik
Riga
Rheims
Rybathy
Rio Janeiro
Rio-Claro

查

Argus
Azores
A. V. Alexander
Achilles
Alax
Albert (anal)
Mannorheim
Palatinate
Laval
Ratona
Lake Ladoga
Rawalpindi
Sir John French
Piccamp

法羅羣島
法爾克蘭羣島
波特號
波爾程
波斯尼亞
的黎波里
阿爾馬克號

冒險號
勃拉格路夫
勃爾威克號
勇敢號
南特
哈佛
哈威治
哈爾島德
奎斯林
威克
威廉遜
威爾·華爾特
威爾斯親王號
威塞爾操演計劃(進攻挪威計劃)
復仇號
恆伯
柏里恩
柏里恩
柏里恩
柏里恩
柯倫
柯倫
柯爾查克

九

Faroes
Falkland Islands
Borde
Borkum
Gulf of Bothnia
Trippoli
Altmarek

查

Adventure
Blagrove
Berwick
Courageous
Nantes
Havre
Harwich
Harwood
Vidkun Quisling
Wick
Wilhelmshaven
Wake-Walker
Prince of Wales
Weser Exercise
Revenge
Humber
Dr. Burgin
Prien
Beverland
Bergen
Cologne
Kohle
Kolehakt

柯羅奈爾
洛茲
皇節號
科西亞
科不倫茲
科羅克號
科里司堡號
約克號
紅色艦隊
章樹孫

倍諾斯·愛勒
倫堡
剛麟希巴
庫爾茲
格利瓦
格拉斯哥
格林華德
格林諾克
格列梅仲
格倫公司
格拉克·斯比號
格魯索斯特號
桑恩
愛代斯
海洛林
海神號
烏夫蘭
特羅布里治
紐威爾
紐德宏爾號
拜禮衣亞六號
馬來亞號

+

Coronel
Loetz
Rosyth
Royal Heeper
Corstra
Coblentz
Cossack
Koenigsburg
York
Red Fleet
Admiral Wilson

+

Buenos Aires
Leinberg
Campinchi
Kutrzeba
Gulliver
Glasgow
Greenwood
Greenock
Captain Ironduaison
Glen Line
Admiral Graf Spee
Gloucester
Thorn
Duncan Sandys
Hagelin
Neptune
OUVRY
Troutbridge
Newall
Newcastle
Yntivator Number Six
Malaya

馬達加斯加島
高版

勒芒
勒伏夫
勒斐拉
培塔登
基爾運河
基爾運河
庫爾克號
庫爾克號
羅斯恩特
勒厄普
許洛浦度號
陶塞度號
麥次

凱納第
喀漢斯塔得
喀羅漢計劃(那維克登陸計劃)
聖他海峽
羅力華斯
斯太丁
斯瑞第
斯刻爾特河
斯迦傑勒克灣
蘇河
琴巴照號
登爾赫拉
舒拉河
華斯巴號
非次澤拉德
賀特號
賀爾姆峽口

+

Madagascar
Gort
Le Maus
Lwow
La Fare
Battenberg
Kjell
Kiel Canal
Wilik
Cornwall
Southend
Dieppe
Shropshire
Dorsetshire
Mez

+

二 艦
Captain Kennedy
Kronstat
Oatherine Plan
Sarat of Sundra
Tom Phillips
Stettin
Scurdee
Schreddt
Skagerrak
San
Jean Bart
Walchern
Buzura
Warspibe
Fitzgerald
Hood
Hohn Sound

邱氏此書先在美國 Life 週刊及 New York Times 日報摘

要發表。全書預計分五篇，隨寫隨印。其第一篇約五十萬言，甫於六月中在美國出版，較諸報刊所載，詳略大不相同。敝館據此足本逐譯，分冊出書。讀此可以窺見二次大戰之真相，及一代名著之全貌。第一篇譯本分作四冊，七月上下旬先出第一二冊，八月中旬續出第三冊，第四冊亦已譯竣，即可付印。統維 鑒答。

商務印書館謹啓 三十七年八月

第一篇第二卷分目上

第二卷 晦暗的戰爭（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至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

第一章 戰爭·····	三〇九
第二章 海軍部的任務·····	三二三
第三章 波蘭的破滅·····	三三九
第四章 戰時內閣的問題·····	三四五
第五章 法國前線·····	三五九
第六章 戰鬪加劇·····	三七一
第七章 磁性水雷（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和十二月）·····	三八三
第八章 普雷特河口外的海戰·····	三九一
第九章 斯坎底那維亞：芬蘭·····	四〇九
第十章 一個黑暗的新年·····	四二三
漢英對照表	

第二卷 晦暗的戰爭（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 至 一九四〇年五月四日）

第一章 戰爭

張伯倫的邀請——九月二日的躊躇——九月三日的宣戰——第一次空襲警報——海軍部奮地重臨——海軍上將龐德爵士——我關於海軍問題的知識——一九一四年與一九三九年的不同——海軍的戰略形勢——波羅的海——基爾運河——意大利的態度——我們地中海的戰略——潛水艇的威脅——日本的態度——新加坡——澳洲和新西蘭的安全——戰時內閣的組織——張伯倫的最初選擇——不合時宜的人物——午睡的妙用

九月一日清晨德國進攻波蘭。同日早晨，所有我們的部隊，奉令動員。首相請我在下午到唐寧街去看他。他告訴我，他認為與德國避免作戰已經絕望，他提議成立一個人數甚少的戰時內閣，閣員不負專部的責任。他提到工黨，他說照他的瞭解，工黨不願參加聯合政府。他仍抱希望自由黨將加入他的政府，他請我擔任為戰時內閣的一員。我不加評論接受了他的提議，在這個基礎之上，我們對於人選和措置，作了一番長談。

戰時內閣的閣員，將成為指揮作戰的最高執行機構。在我經過相當考慮以後，就覺得閣員的平均年齡也許太大了一點，在午夜我為此寫了一封信給張伯倫：

我們不是成了一個極老的隊伍？你昨天向我提起的六個人，我算了一下，年齡總數竟達三八六歲或平均六十四歲以上！僅比領老年金的規定年齡少一歲！不過你如果把辛克萊（四九歲）和艾登（四二歲）延攬入閣後，平均年齡就可降低到五七·五歲。

如果每日前鋒報所稱工黨不擬加入政府的說法是真的，那麼我們今後一定將遭遇到川流不息的批評，以及戰爭中習見的失望和出於意外事情。因此之故，在我看來，似乎更有邀請反對黨的自由黨參加、和我們堅決打成一片的必要。艾登對於與他一起的保守黨人，以及對於溫和的自由黨分子，換有相當的影響，在我看來，邀他參加，也是一個極需要的增加實力之舉。

波蘭人在大舉攻擊之下已有三十小時，我聽到巴黎方面有再提照會的想法，深為不安。我信任你最遲在本日下午議會舉行會議時，即能提出聯合宣戰的聲明。

除非海軍部採取特別的措置，和於今日發出信號，否則德艦白里門號即將駛出攔截區域。這雖是一個次要問題，但也很可發生麻煩的。

我在此敬候覆道。

九月二號是非常緊張的一天，但我很奇怪張伯倫整天沒有動靜。我想也許正在作最後一分鐘的和平努力；事實上證明確是如此。不過到了下午議會開會之時，立刻開始了一個簡短而極端激烈的辯論，在辯論中首相模稜兩可的申明，受到全院的不滿。當格林華德起立代表工黨反對黨發言之時，保守黨席上的亞默利向他大叫：『爲英國說話』。他的話得到高聲的歡呼。下院的氣質無疑是要求戰爭的。我甚至認爲比我躬與其役的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的同樣場面，精神還更爲堅決和團結。那天晚上，各黨的許多重要人士，都到位於威斯特敏斯脫禮拜堂對面我的寓所來訪我，表示深恐我們萬一不能履行我們對波蘭的義務。下院預備於翌日下午重新開會，當天晚上，我寫了下面一封信給首相：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日

在星期五我們的談話中，我瞭解我將成爲你的僚屬，你並對我說這個消息就要迅即公布。從那時起，我沒有聽到你的任何下文。我實在不知道，在這個緊張騷動的一天之中，發生了些什麼東西；雖然在我看來，現在當令的思想，似乎和你對我說『大局已經決定』時所表現的思想，大不相同。我十分明白，爲應付這個非常的歐洲局勢，方法的變換也許事有必須，但我覺得我有權利請你在下午辯論開始以前，讓我們無論爲私爲公站在什麼的立場之上。

在我看來，如果工黨態度冷淡，置身局外，而且照我所知，自由黨也有這樣的情形，在這樣狹隘的基礎之上，似乎很難組成一個你所提及的強有力的戰時政府。我認爲除了對於你曾和我討論過的戰時內閣的組織與範圍問題，需要再度檢討外，我們須再度努力，以爭取自由黨的參加。今晚上議會裏發生了一種觀感，即認爲我們決心的顯然削弱，已經使全國團結一致的精神，受到了傷害。我並不低估你應付法國所發生的困難；但我深信現在已到我們將自作決定的時候了，和由此而予我們法國的友人任何必要的領導。爲了做到這一點，我們將需要儘可能組成最強大、最完整的聯合政府。因此我請你在我們作再度談話以前，不要作關於組織戰時內閣的宣布。

正如我昨晨寫給你信中所說的，我完全待命聽候覆道，衷心願意幫你共負大業。

後來我知道，英國的最後通牒已於九月一日下午九點提交德國，接着又有九月三日上午九點鐘的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的最後通牒。九月三日晨的廣播，宣布首相將於十一點一刻向全國廣播。現在的形勢，似乎英國和

德國即將立刻宣戰，我預備了一篇簡短演說，當時我認爲這篇演說可以配合我們生命和歷史上這個嚴肅非常的時機的。

首相的廣播告訴我們說，我們已在戰爭狀態之中，他的話剛說完，我們耳邊突然聽到一陣陌生的、拖長的、好像啼哭似的警報之聲，這種聲音後來就要成爲我們的家常便飯了。我的妻室，因當時形勢而神情緊張的跑進房間來，對於德國人的迅赴事機和準確，頗有相當的稱許。我們兩人一起跑上寓所的屋頂，看看外面發生的情形。我們四面八方，在秋高氣爽的九月的陽光之下，倫敦的居民屋頂和禮拜堂的塔尖，歷歷在望。在它們上頭，已有三四十個圓柱狀的氣球徐徐上升。我們對於政府這種顯然有所準備的跡象，表示滿意。照預料在敵機到達以前，我們可以有一刻鐘的準備時間，等到一刻鐘過了以後，我們便帶了一瓶白蘭地酒和其他適用的醫藥用品，配備齊全的走到指定給我們的防空洞中。

我們的防空室，在沿馬路走過去約一百碼之處，實在祇是一大間開闊的地下室，甚至沒有堆裝沙袋。我們進去的時候，附近六宅人家的居民早已在室內集合。每個人都抱興高采烈和談諧的態度，這是英國人面遇未來莫測事件的本色。我站在門口凝視着空寂的街道和下面擁擠的室內時，在我的想像中構成了種種圖像：破壞、屠殺、和震撼地面的爆炸聲響；高堂大廈崩塌成爲瓦礫土堆；救火隊和救護隊在敵機隆隆聲響之下，在灰燼堆中穿來穿去。我們不是早已聽到空襲將何等的可怕麼？空軍部本於自然的敵忾自珍的態度，大大誇張了空襲的威力。和平主義者曾經設法利用這一種公衆的恐懼心，而我們中有許多人一向督促政府積極準備，建立一枝強大的空軍，雖然不承認那種最慘澹的預測，但也承認不妨作爲對當局的一個刺激。我知道政府曾在戰事初起的幾天之內，預備了兩萬五千張病床，以備空襲中傷亡者的應用。至少在這一方面沒有發生失之低估的情形。現在應該來看看實際發生的情形。

約過了十分鐘後，啼叫之聲又起。我自己斷不定這次是否再來一次預行警報；但有一個人一路奔來，高叫「警報解除」。我們於是即分別各自回家，重理各人的生業。我自己就到議會去。下院於中午正式開會，不

慌不忙的照原有規矩進行，作了簡短而莊嚴的祈禱。在議會裏我接到首相一張條子，要我在辯論結束之時，馬上到他的房間去看他。經過幾天來極度的衝動和緊張，現在我坐在位子上聽別人的演說，我充滿了一種極強烈的平靜之感。我覺得心地寧謐，並且有一種與人間和個人事務遠離的超然之感。英國雖然愛好和平與缺乏準備，但一到應榮譽呼籲之時，便會劍及履及，無所畏懼。這種舊日英國的光榮，使我的生存不勝震奮，並且似乎把我們的命運，提升到和塵世事實與肉體感覺迥不相同的另一境界之中。我在發言之時，設法把這一種心情轉達給下院，得到了良好反應。

張伯倫告訴我，他已經考慮過我的去信；他說自由黨拒絕參加政府；他預備使負有行政職務的海陸軍三部長官參加戰時內閣，因此我的關於平均年齡的見解，可以有相當的滿足；這三位大臣的參加，可使平均年齡減低到六十歲以下。他說，這樣就可使他以海軍大臣一職畀我，並在戰時內閣中占有一席。我聽了極為高興，因為我雖然沒有提出問題，但在兩個職位之中，一個是主管專部，有確定的工作；另一個是高高在上，督導別人工作，雖然勢力甚大，但並不主管專部，我自然寧取前者。頒發訓令既要比提出意見容易，而行動的權利，那怕範圍很狹窄，也比參加一般討論的特權為合意。如果一開頭首相要我在戰時內閣的席次與海軍大臣二者之間選取其一，我自然一定會選定海軍大臣。現在我可以兩者兼而有之了。

他絕未提到我應該在什麼時候，正式由國王授職。實際上我直至五號纔如儀就職。但戰爭開始的時光，對海軍也許有生死存亡的關係。因此我就通知海軍部，告訴他們今後由我負責，和我預備六點鐘到部視事。海軍部根據通知，承他們客氣向艦隊發出信號：『溫斯頓回來了』。我就這樣重新回到了幾乎剛巧二十五年前我在痛苦和悲哀之中離開的那一間辦公室；二十五年前斐雪勳爵的辭職，促成了我海軍大臣職位的黜免，並證明無可挽救的破壞了在韃靼尼爾敵前登陸的重要概念。（一九一五年邱吉爾主張在韃靼尼爾登陸進攻土耳其，以拊德國之背，戰役達八個半月，英法軍死傷甚重，最後不得不自行撤退。是年五月斐雪海軍首席大臣引咎辭職，邱氏海軍大臣一職亦繼被解除——譯者）。我坐在舊日所坐的椅子上，背後是我在一九一一年所裝設的地圖

箱，箱內仍留有北海的地圖，當時爲了便於集中注意最高的目標起見，我曾命海軍情報局，每天在地圖上註明公海上德國艦隊的調動和部署情形。自從一九一一年以來，已經過去了四分之一世紀多，而我們仍在那一個國家的魔掌之下，遭受事關生死存亡的威脅。我們又必須再度爲了生命和榮譽而戰，與勇敢、有紀律和殘酷的德國民族的全部實力和憤怒爲敵。現在又來了。好，就來吧。

不久海軍首席大臣來看我。在我前任海軍大臣期內，就與龐德相識，不過不甚相熟，只知道他是斐雪勳爵的幕僚軍官之一。一九三八年意大利進攻阿爾巴尼亞時，他是地中海艦隊的總司令，當時我在議會中對於那一方面艦隊的部署，曾措詞激烈的攻擊。現在我們以同僚的身分相見，整個龐大的海軍部機構之能否順利運行，就要靠我們能否保持親密關係與根本見解的一致了。我們以友善的、也許不免帶點懷疑的目光相視。但從一開始起，我們的友誼和相互的信任，即逐漸增長和成熟。我看出和尊敬龐德大將偉大的、他本行的、以及他個人的品質。接着在運氣變幻無常的戰爭中，我們同受到洶湧浪潮的打擊，使我們成爲越發親切的同志和友人。四年後正當對意大利的戰事獲致全面勝利之時，他辭謝人世，我以個人悲痛的心理，悼唁整個海軍和全國的損失。

三日晚上，一大部分時間，我用以接見海軍部高級人員及各部分主管，從四日早晨起，我就着手處理海軍事務。也同一九一四年一樣，在總動員以前，海軍已經採取了以防突襲的戒備措施。早在六月十五日，就有大量的後備官長與士兵，被徵服役。後備艦隊，已經人員齊全，從事演習，於八月九日曾由國王檢閱過一次；至二十二日，其他各級的後備人員，也被徵服役。二十四日議會通過國防緊急授權法案，同時下令艦隊開赴戰時據點；事實上我們海軍主力在斯加伯·弗洛已有幾星期之久。自艦隊奉准實行總動員後，海軍部的作戰計劃逐步順利展開；當時雖有某種嚴重的缺乏，尤其是在巡洋艦和反潛艇船隻方面，但也同一九一四年一樣，橫逆之來，發現艦隊對於當前的重大任務，應付綽有餘裕。

讀者也許會記得，我對於海軍部和海軍問題會有極重要的知識。自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五年的四年中，在最初嚴重的十個月內，我負準備艦隊作戰的責任，和主持海軍部的工作，在我生命中留有最鮮明的印象。我關於艦隊及海上作戰，收集了大量的詳細的資料，和曾經獲得許多的教訓。在這個時期內，我曾對海軍問題有所研究和論述。我在下議院中對這些問題亦會一再討論過。我和海軍部一向保持密切的接觸，雖在這些年中我是最激烈批評他們的一人，但我暗中參與他們許多的秘密。我在空防研究委員會中四年的工作，使我認識了雷達所有現代的發展，現在海軍部分已在受到這種發展的重要影響了。我前面已經提起過，一九三八年六月海軍首席大臣謝特菲爾特勳爵如何親自領我參觀波特蘭港的反潛水艇學校，和我們如何乘了驅逐艦到海上，參觀用「潛水艇偵察器」偵察潛艇的演習。我與至一九二八年止任海軍部審計大臣的已故韓特森大將的親密友誼，以及當時海軍大臣的鼓勵我和謝特菲爾特勳爵討論新主力艦與巡洋艦的設計，使我對於海軍新的建造方面，有了一個全盤的見解。此外，關於我國艦隊實際的和潛在的實力、組織、和結構的公布紀錄，以及關於德國、意大利、日本的同樣紀錄，我自然是很熟悉的。

我的公開演說，爲了要收批評和刺激的效果，自然不免專挑我國海軍的弱處和缺點立論；就這些演說的本身而言，絕不能說表達出了王家海軍的宏偉的實力，也沒有表現出我自己對它所抱的信任心理。如說海軍對於對德作戰或與德意作戰沒有充分的準備，這種話對張伯倫政府及他們的海軍顧問，不免有失公道。至於如何對澳大利西亞和印度作有效的保衛，以防日本同時的進攻，引起的嚴重困難較多，但一則在此時這種攻擊大概不致發生，再則這種攻擊大概一定會把美國捲入漩渦。因此在我就職之時，我感覺到我所指揮的，無疑是世界上海軍作戰中一枝狀態最良好武力；而且我斷言，可以有時間來補正和平時期的疏忽，和應付戰爭中同樣一定會發生的不愉快的意外事件。

現在的情勢，絕不是一九一四年海軍非常局面的重演。在那時我們參戰時，主力艦方面，我與敵方的比率

是十六比十，巡洋艦的比率是二比一。當時我們動員了八個作戰的分艦隊，包括主力艦八艘，每一分艦隊各有一枝巡洋艦隊及一枝小艇隊，另外還有重要的獨立的巡洋艦隊；我預備和敵方較遜一籌，但不失為強大的艦隊，作一全面的決戰。現在德國的海軍剛在開始重建，甚至還沒有組成一個戰鬪列隊的實力。我們雖然必須承認他們的兩枝大主力艦俾斯麥號和鐵辟茲號，在噸數方面已經達過了凡爾賽和約規定的限制，但距完成至少還要一年。他們的輕主力艦沙恩霍斯特號和格納森諾號，經德國人用欺詐的手段自一萬噸增加到二萬六千噸，已於一九二八年完成。除此，德國現有一萬噸的袖珍艦三艘：格拉夫·斯比上將號、希爾上將號、和德意志號。此外外加二艘快速裝八寸口徑大砲一萬噸的巡洋艦，八艘輕巡洋艦，及六十艘驅逐艦和較小的艦艇。在實力上和數量上，英國的海軍較之德國無疑占有壓倒的優勢，而且在科學訓練或技術方面，也絕無理由認為有任何的缺點。艦隊雖然缺乏巡洋艦和驅逐艦，仍始終維持其習慣的高水準。它今後所要面對的，倒不是如何與敵人作戰致勝，而是要擔負起煩重的無數的工作來。

我關於海軍戰略形勢的見解，在我到海軍部之時，業已大體構成。在敵方，控制波羅的海是非常重要的。為取得斯坎底那維亞半島來的供應，瑞典的礦苗，尤其是為保衛沒有防禦的德國北部海岸，其中有一處與柏林相距不過百哩之遙（指斯太丁——譯者），以及防俄國的進襲，皆使德國的海軍必須設法控制波羅的海。所以我堅信，在這個戰爭開始的階段中，他們一定是要用全力來保持波羅的海控制權的。因此，它可能出動潛水艇和襲擊商船的巡洋艦，或者可能派一枝袖珍艦，來騷擾我們的貿易，但決不願冒險，犧牲任何為控制波羅的海所必需的船隻。照此時的發展形勢，德國艦隊必須以控制波羅的海為其主要的、幾乎是唯一的目標。我們為了發揮海權的主要目標，為了實施我們主要的海軍攻勢——封鎖，在北海方面，自然必須維持一枝優勢的艦隊；但是為監視波羅的海的出口，和黑爾郭蘭灣的出口，似乎無須有特別強大的英國海軍力量。

德國的基爾運河是溝通波羅的海的側門，如果加以空中襲擊，使之不能使用，甚至即使是暫時性質的，可

以使英國的安全有顯著的增進。

一年以前，我曾有一個節略給殷斯基伯爵，討論這個特殊的作戰：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在對德戰爭中，切斷基爾運河，將成爲有第一等重要性的大成就。對這一點我並不作詳細的說明，因爲我認爲這是大家承認的。現在應該擬訂實行這個目標的計劃，並且如遇需要時，應由一個專門技術委員會根據變動不居的情形，訂定計劃的詳細辦法。基爾運河因爲水闊甚少，和運河兩端的海面沒有顯著的差別，所以如用高度爆炸的炸彈加以破壞，即使用重噸的炸彈，都可以很迅速的予以修復。不過如果能在運河內投擲下許多附有定時信管的中型炸彈，有些在一天之內爆炸，有些在一星期內爆炸，有些在一月內爆炸，因爲它們爆炸的時間地點不可捉摸，就可使運河封鎖，停止軍艦和重要船隻的通行，直待至整個河底經重行深挖一道後纔止。此外具有磁性感應的特殊信管，亦應予以考慮。

鑒於我們不久就要遇到的情形，文內磁性水雷一詞是很可注意的。不過，當時並沒有採取特殊的行動。

英國戰事爆發時的商船隊，總計超過二千一百萬噸，大小與一九一四年大致相同。船的平均體積較爲大，因此在數量上要比較少些。不過這個總噸數，並非全都可供商用的。海軍需要各種型式的補助艦隻，大部分都是以最大的定期航海商船所改裝。所有國防部隊都需要供特種用途的船隻：陸軍和空軍需要船隻，裝運軍隊和配備，運往海外；海軍需要船隻，擔任海軍根據地及其他各地的工作，特別是載運油類燃料，供應遍布全世界的各戰略要點。爲所有這些目標而需要的噸數，總計近三百萬噸左右，此外還有必需加上帝國的海外需要。至一九三九年底，把所得與損失結算以後，英國全部可供商用的船隻總噸數。約在一千五百五十萬噸左右。

意大利並沒有提出宣戰，而且事實已經顯然，墨索里尼正在坐待事勢變化。在這種不定狀態之中，並爲我們布置完全就緒以前戒慎起見，我們認爲還是把我們的航線，移道繞行好望角爲妙。不過，除了我們自己的實